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台灣婦女近十年來政治態度的變遷—民國七十二年至八十一年—

Changes in He Political Attitudes of Taiwan Women -1993~1992

doi:10.30390/ISC.199610_35(10).0006

問題與研究, 35(10), 1996

Issues & Studies, 35(10), 1996

作者/Author：黃秀端(Shiow-Duan Hawang);趙湘瓊(Shiang-Chong Chou)

頁數/Page：71-9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6/10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610_35\(10\).0006](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610_35(10).000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台灣婦女近十年來政治態度的變遷

—民國七十二年至八十一年—

黃 秀 端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趙 湘 瓊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兼任講師)

摘 要

本文旨在分析自民國七十二年女權運動發展時期到民國八十一年國會全面改選的重大改革之十年間，婦女政治態度是否隨著環境而更為開放民主。同時，更進一步檢驗態度之變遷是由於大環境之變化，還是社會化因素造成的。除了檢驗婦女態度之變遷外，本文更進一步探討究竟是何種因素造成婦女政治態度之差異，是社會化因素？亦或是婦女角色因素？

由於整個大環境的影響，根據本文分析兩次調查訪問資料的結果，發現婦女不分年齡、職業、教育程度、婚姻地位以及是否參與社團，在民主態度和政黨認同方面，皆有長足變化。不過在政治興趣方面，則唯有年輕的婦女群體，在十年間之政治興趣有所提昇，年齡較大之婦女對政治興趣則依然缺乏。

至於在對婦女政治態度差異之解釋，則以教育之影響力最大，且有越來越大之趨勢，顯示教育之提昇，對婦女民主態度之提昇有相當之貢獻。

情境因素或角色因素之影響力較不明顯，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藍領階級婦女之劣勢地位越來越明顯。

關鍵詞：政治態度、民主價值取向、物質缺乏假設、社會化假設、情境因素、性別差距

* * *

壹、前 言

近年來婦女問題研究已逐漸獲得世界各國的關切，不斷地蓬勃發展，成為一股不可抵擋之風潮，在臺灣婦女研究亦逐漸獲得重視，然而大部分有關婦女問題的討論皆是非政治的。尤其是政治學界對婦女的研究更是令人汗顏，且所關懷的多偏向於婦女

菁英，^①對於一般婦女政治態度之研究卻屈指可數。^②為彌補此種缺憾，本文旨在探討一般婦女政治態度之變遷，以及造成此種變遷之因素為何。

政治態度是我們對於政治目標或政治情境的一種反應傾向，它是一種精神的狀態。^③態度不是行為，是無法直接觀察的，但是態度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某種外來環境之刺激與某些行為反應之關係。了解婦女之政治態度可以促進我們了解是否她們會參加政見發表會，傾聽候選人辯論等政治行為。在高唱政治民主化的今日，瞭解占人口半數的婦女政治態度，有助於我們瞭解婦女與政治民主化之關係。

了解一般民衆之政治態度，最常使用的方式乃是透過調查訪問的方式，得知一個人對某件事情、某個人或某團體或某些觀點的感覺。本文將運用民國七十二（1983）年和民國八十一（1992）年的調查訪問資料，來分析婦女之政治興趣、民主態度取向，以及政黨認同等問題。更重要的是，在近十年來婦女運動發展時期以及政治逐漸民主化之時，婦女的政治態度是否因此而有所改變。

貳、婦女政治態度與影響政治態度之因 ——文獻檢閱

如果女性與男性之政治態度毫無差異，那麼我們就無此必要來探討婦女之政治態度。然而根據近年有關婦女政治態度的探討，大都認為婦女的屬性可以歸納成幾方面：一、受男人宰制的（male-dominated），二、保守的（conservative），三、道德主義（moralism），四、不關心政治（apolitical），五、重個人特質的政治觀（women personalise politics），以及六、政治功效意識低（the low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等。^④

許多研究指出婦女政治生活是由男人所宰制，她們對政治冷漠（indifference），以丈夫的意見為意見作為政治行為的判斷依據；或是受自己的父母和親近姻親的意見所左右。^⑤Weiner 更發現夫妻兩人意見的相同並不見得是由於兩個意見相同的人

註① 范毅芬，我國婦女參政之研究——台北縣市地區現任女性議員參政之分析，台大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年；周碧娥，「台灣地區婦女政治參與的變遷」，社區發展季刊，第三十七期，民國七十六年，頁一三～二五；梁雙蓮，「影響臺灣省女性議員參政的背景因素分析（1951-1989）」，社會科學論叢，第四十一卷，民國八十二年，頁一～三〇；薛立敏，台灣地區婦女參政問題之研究。政大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六十二年。

註② 林思伶，性別與投票行為研究——七十五年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婦女投票參與分析，國立台灣大學碩士論文，民國七十八年；范雲、徐永明，「被發現的臺灣婦女選民」，選舉行為、憲政秩序與政治變遷學術研討會，民國八十二年。

註③ Stuart Oskamp, *Attitudes and Opinions*, 2nd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91).

註④ Vicky Randall, *Women and Politic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Second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p. 69~80.

註⑤ P. Beck and M. K. Jennings, "Parents as Middle-Persons i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37, No. 1 (1975), pp. 83~107; Angus Campbell et al.,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John Wiley, 1960, pp. 490~491.

而結婚的，而是由於太太的意見越來越接近先生的意見所致。⑥換言之，太太常常調適她的意見來適應先生的。

另外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婦女政治態度較男性為保守，此可以從他們對保守右翼政黨之支持看出。早在六十年代，歐洲學者 Blondel 與 Devaud 在法國、西德、義大利等國便發現婦女傾向支持右翼保守政黨。⑦到了七十年代，此種現象同樣地出現於希臘、比利時、瑞士、荷蘭以及北歐的瑞典和芬蘭，不過近年來已有逐漸下降趨勢。

美國近幾年來研究的發現則與歐洲略有不同，不少學者發現男性比女性更支持雷根，在一九八〇年總統大選中，47%的婦女支持雷根，卻有55%的男性支持雷根；同時，在一九八四年大選中，支持雷根的女性比男性少了十五個百分點，Norris 對此現象的解釋是美國婦女比男性要「liberal」，而且男性在多項問題上均較女性保守。同時，許多對西歐和英國的研究在近幾年來亦發現婦女在許多公共問題的立場上較為「liberal」。⑧

有些學者認為婦女政治態度上保守是指她們傾向於維持現狀的政黨，如在阿根廷的調查研究中得出阿國婦女支持主張維持現狀之政黨，卻不喜歡極右派之政黨。Goot and Reit 指出義大利的新法西斯黨、德國的國家社會黨以及北愛爾蘭的急進派中男性成員遠多於女性，⑨因此，Randall 認為或許我們可以說婦女的保守主義事實上是對現有政治秩序之支持，更為恰當。⑩國內的研究亦顯示婦女較男性支持保守之國民黨，而較不支持改革之民進黨。⑪

關於道德主義，婦女傾向和平主義以及重視清廉的政府。由於婦女負有撫育小孩的責任，關心小孩的生長環境，所以特別重視和平而討厭血腥戰爭的政策所帶來的社會不安，故傾向反對戰爭。⑫Baxter and Lansing 認為女性和男性對問題的看法最大的區別在於戰爭與和平議題。⑬在過去很多的民意調查中，亦發現性別對於很多問題

註⑥ Terry Weiner, "Homogeneity of Political Party Preferences between Spouse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40 (February 1978), pp. 208-211.

註⑦ I. Blondel, *Voters, Parties and Leaders* (London: Penguin, 1965); Marcelle Stanislas Devau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Western European Wome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No. 375 (1968), pp. 61-67.

註⑧ P. Norris, "The Gender Gap in Britain and America,"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 38, No. 2 (1985), pp. 192-201; Susan Welch and Sue Thomas, "Explaining the Gender Gap in British Public Opinion," *Women and Politics*, Vol. 8(1988), pp. 25-44; Clyde Wilcox,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mong Western European Wome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3 (1991), pp. 519-545.

註⑨ Murray Goot and Elizabeth Reid, *Women and Voting Studies: Mindless Matrons or Sexist Scientists?* (Beverly Hills: Sage, 1975).

註⑩ Vicky Randall, *op. cit.*, p. 74.

註⑪ 范雲、徐永明, 前引文, 頁一一。

註⑫ Robert E. Lane, *Political Life: Why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Glencoe: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Inc, 1959), pp. 212-213; Martin Gruber, *Women in American Politics* (Oshkosh, Wisc.: Academia Press, 1968), Chapter 1.

註⑬ Sandra Baxter & Marjorie Lansing, *Women and Politics—The Visible Majority*, Revised Edition (Ann Arbor: Univ. of Michigan Press, 1983).

的態度與看法並無顯著差異，除了與戰爭以及和平相關的議題之外。^⑩Conover and Sapiro 認為兩性對此問題態度差異之因比我們想像要複雜，而其中一部分原因乃是來自於早期之學習，男性與女性在孩童時代便發展出各種處理衝突之不同模式。女性特別強調盡量不要捲入衝突，也盡量不要使用暴力。除此之外，女性意識在某種程度上對於形塑婦女對贖武思想和戰爭之反感，亦有影響。^⑪除了對戰爭與和平議題之差異外，在做歐洲六國比較後，Jelen 等人發現在環境保護的關心上，女性較為 liberal，但是對於宗教與道德之問題卻較為保守。^⑫

就不關心政治的態度而言，雖然學者指出並非所有人所擁有的資源相同，因而對政治的關心、興趣以及活躍的參與政治也只是少數人的生活重心；^⑬然而與男性相較下，女性對政治更加不感興趣，且在心理上也較少涉入。^⑭Margaret Inglehart 在七十年代對八個歐洲共同體國家之調查訪問，指出婦女對政治之興趣確實遠不如男性，有將近一半之婦女表示她們從未討論過政治。^⑮同樣地，在一九八四年歐洲議會選舉時，根據 Euro-Barometer 之調查結果亦顯示婦女對歐洲議會之了解顯然少於男性，而且婦女較不願意表達她們的意見。^⑯Verba 等人對奧地利、日本、印度、荷蘭、奈及利亞、美國及南斯拉夫等七國之政治參與研究時，亦發現女性之政治興趣與心理涉入感低於男性。不過兩性在此方面之差異，可能因教育變項之引進而使得差距減少。^⑰而我國在投票行為方面之研究，亦發現女性選民在討論政治、閱讀書報選舉新聞，以及注意電視選舉新聞之程度皆低於男性，顯示女性對政治之興趣不若男性。^⑱陳義彥

註⑩ Tom W. Smith, "The Polls: Gender and Attitudes toward Violenc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48 (1984), pp. 384~396; Robert S. Erikson, Norman R. Luttbeg and Kent L. Tedin,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5th Edi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91), pp. 198~201.

註⑪ Pamela Johnston Conover and Virginia Sapiro, "Gender,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nd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7, No. 4 (Nov. 1993), pp. 1079~1099.

註⑫ Ted G. Jelen, Sue Thomas and Clyde Wilcox, "The Gender Gap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25 (1994), pp. 171~186.

註⑬ Robert Dahl, *Who Gover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Sidney Verba et al., "Citizen Activity: Who Participates? What do They Sa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7, No. 2 (June 1993), pp. 303~318.

註⑭ Maurice Duverger, *The Political Role of Women* (Paris: UNESCO, 1995); Sidney Verba, Norman H. Nie, and Jae-On Kim,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A Seven Nation Comparison* (London/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Lester W. Milbrath and M.L. Goe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w and Why Do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2nd edition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7); Angus Campell et al., *op. cit.*

註⑮ Margaret Inglehart, "Political Interest in West European Women: A Historical and Empirical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14, No. 3 (1981), pp. 299~326.

註⑯ 引自 Vicky Randall, *op. cit.*, p. 79.

註⑰ Sidney Verba, Norman H. Nie, and Jae-On Kim, *op. cit.*, Chap. 12.

註⑱ 盛杏凌，「社會系絡與選民的投票行為」，頁一一七~一一七一，載於雷飛龍、陳義彥，「臺灣地區選民的投票行為——一個理論模式的探索」，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八十年二月。



之研究亦得出大學女生之政治興趣遠低於男生。而此種差異不可能是教育程度造成的，勢必另有原因。②

婦女是候選人取向而非議題取向的政治行為，是另一項學者研究之發現。Duverger以歐洲資料為基礎，發現婦女對候選人，而非對議題有興趣，因而較無政黨的習慣，造成較「不穩定且易變」(floating and unstable)的行為取向；③Campbell等人也指出候選人取向與婦女傾向道德主義以及缺乏政治方面的知識有關；並且即使是大學女性，有關政治知識的認知也是相當貧乏，因而造成無政黨偏好與善變(fluidity)的行為模式。④而根據國內學者研究亦得出臺灣地區婦女較男性傾向於候選人取向或關係取向，此種結果暗示婦女對議題之忽視。在對二屆國大選舉議題的分析時，游盈隆亦發現，知道選舉議題的女性遠不如男性。⑤即使是大學學生，學者也發現女性的政治知識遠低於男生。⑥

雖然如此，Martin Gilens 在研究一九八二年美國選民支持雷根的性別差異何在時，發現性別差距(gender gap)最重要原因，來自政治議題(如國防與社會福利議題)，並非是個人背景因素的不同、或對雷根的政黨認同與對他個人的評價不同而有所差異。⑦這項研究對婦女政治參與行為的變遷是一重大啓示。

Campbell 等人指出女性政治涉入低，最重要的原因是婦女政治功效意識低。Robert E. Lane 認為因為女性無政治知識與經驗，並且缺乏政治能力，只有男人了解政治，故造成婦女政治功效意識低落。⑧陳義彥等人在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中，卻發現我國大學女生之政治功效意識高於男生，顯然與女性政治功效意識低的看法迥異。⑨不過 Almond 與 Verba 指出政治功效意識與教育有很大相關。⑩

為什麼婦女的政治態度與男性不同呢？究竟是何種因素影響婦女之政治態度呢？根據過去學者之研究，大致可從下列三個角度來考慮：一、社會化的影響，二、對婦女現有情況的限制，三、結構上的因素。

Greenstein 認為，形成婦女政治態度與政治能力，起源於孩童時性別角色的灌輸。⑪「政治是男人的世界」，是一種侵略性的行為，而女人須服從的概念也在孩童

註② 陳義彥，「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十五年來政治價值與態度之變遷」，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八十年十二月。

註③ Maurice Duverger, *op. cit.*, p. 143.

註④ Angus Campbell et al., *op. cit.* pp. 152-156.

註⑤ 游盈隆，「台灣選民的議題取向投票—二屆國大選民的分析」，東吳政治學報，第二期，民國八十三年三月，頁二一九～二五四。

註⑥ 陳義彥，前引文，頁五一。

註⑦ Gilens, Marin. "Gender and Support for Reagan: A Comprehensive Model of Presidential Approva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2, No. 1 (Feb. 1988), pp. 9-49.

註⑧ A. Campbell et al., *op. cit.* pp. 489-490; R. Lane et al., *op. cit.*, pp. 213-214.

註⑨ 陳義彥，前引文。

註⑩ 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註⑪ Fred I., Greenstein, *Children and Pol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25.

時期加以灌輸，而影響婦女的政治態度。⑳Iglitein 對美國十一歲的孩童所作的調查，發現他們早已被灌輸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㉑但是亦有不少學者的研究卻未發現學童的政治態度之性別差異。㉒

另外，有一些學者表示早期社會化的影響只出現在某種情況，例如：Campbell 等人指出具有傳統政治態度之婦女多是屬於年紀大而且未受過教育之婦女，顯示此種性別差異之灌輸主要來自於過去而非現在。同樣地，加拿大和阿根廷的研究也顯示年紀大、教育程度低、宗教信仰虔誠以及居住於鄉村地區之婦女之政治態度最呈現出與男性之不同。㉓

婦女在政治行為或政治態度上有別於男性的另一個解釋原因是社會上對婦女的限制。傳統上，家庭和母親的責任，使得婦女局限在家庭內而失掉外出工作的能力，也因此限制了她們對政治的興趣與涉入，更少有機會去學習或是討論政治事務，對政治工作就更無時間參與。Lipset 和 Campbell 等人皆證實了傳統婦女角色對其政治參與的束縛。㉔

Pomper 對美國選舉行為研究結果證實家中有孩童的婦女對其政治參與有不利之影響。㉕Anderson 則發現一九五二至一九七二年間美國婦女政治參與之增加主要是來自於外出工作婦女之增加。㉖

Welch 認為今日美國男性與女性間差異之主因是結構性的。結構主義者指稱社會結構是主要決定個人行為的一組權力關係。㉗Heiskanen 指出社會結構納入了階級關係與父權統治，同時也阻礙了婦女的政治參與。這種社會結構的影響不只表現在個人教育、收入、階級等，最重要是政治系統與制度本身對婦女所造成的阻礙。㉘Vicky Randall 歸納了三大限制：首先是公共活動與私人活動的極化區分，使得女人

註㉑ Jane T. Jaquette, *Women in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74); David Fite, Marc Genest, and Clyde Wilcox, "Gender Differences in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Vol. 18 (1990), pp. 492~512.

註㉒ L. Iglitzin, "The Making of the Apolitical Woman: Femininity and Sex-Stereotyping in Girls." In L. Iglitzin, ed., *Woman in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1974), p. 43.

註㉓ Robert E. Dowse and John A. Hughes, "Girls, Boys and Politic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22, No. 1 (March 1971), pp. 53~67; Anthony Orum et al., "Sex, Socialization, and Politic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9 (1974), pp. 197~209.

註㉔ J. H. Black and N. E. McGlen, "Male-Female Political Involvement Differentials in Canada, 1965~74,"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2, No. 3 (1979), pp. 494~512; P. Lewis, "The Female Vote in Argentina, 1958~65,"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 No. 4 (1971), pp. 528~540.

註㉕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3), p. 206; Angus Campbell et al., *op. cit.*

註㉖ G. Pomper, *Voter's Choice* (New York: Dodd Mead, 1975).

註㉗ Kristi Anderson, "Working Wome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1956~1972,"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9 (1975), pp. 439~454.

註㉘ Susan Welch, "Women as Political Animals? A Test of Male-Femal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iffere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1, No. 4 (Nov. 1977), pp. 711~730.

註㉙ Veronica Stolte Heiskanen, "Sex Roles, Social Class and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cta Sociologica*, Vol. 14, No. 1 (1971), pp. 83~95.

被歸入非政治的私人領域，對非家事範圍的事，女人比男人更加難以參加。其次是政治制度本身對婦女的阻礙，如政黨甄拔管道對婦女的不利，再加上政治學者咸認為政治參與需要有理性（rationality）、具責任感（responsibility）與侵略性（aggressiveness）的男性化特質，對女性而言皆是不利的人格特質，使得婦女更不易進入政治制度中參與運作。^④最後，政治議題的界定亦不利於婦女涉入政治。傳統上國防、外交、經濟政策等問題被認為是女人不擅長或不應該涉入之領域，教育、醫療、環保、文化等事務才是女性應關切之領域，而此種對女性之刻板印象不僅反映在媒體對女性候選人的報導上，也反映於選民對不同性別候選人之認知上。^⑤

叁、研究方法

爲了要了解婦女政治態度之變遷，本文採用民國七十二年和民國八十一年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胡佛、陳德禹等多位教授所主持之國科會選舉研究計畫的資料。民國七十二年之計畫名稱爲「我國選民的選舉行爲：民國七十二年增額立委選舉的分析」，而民國八十一年則爲「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爲的分析：民國八十一年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的分析」，兩次皆以台灣地區年滿二十歲以上之選民爲對象。在此特別感謝他們允許我們使用此份資料。我們選擇民國七十二年和民國八十一年之立委選舉資料，乃是具有特殊意義的。民國七十一年，在李元貞的領導下，組成「婦女新知」團體，被視爲是台灣婦女繼呂秀蓮之後的第二波婦女集體行動，是臺灣婦女運動發展期。^⑥七十二年立委選舉則正是發展期的開端。而民國八十一年之立委選舉，則是臺灣地區第一次國會全面改選，是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大里程碑。從女權運動發展時期到民主運動的重大改革之十年間，婦女政治態度，特別是民主態度，是否亦隨著更爲開放民主，乃是本文所要探討的。

由於全省性調查研究需要龐大的經費與人力，況且調查研究亦不適合溯及既往，因此要了解態度變遷只有利用現有的調查研究資料。然而利用已經存在的資料亦存在某些無法解決的困境：一、研究題目本身並非爲了本研究而設計，因此有時只好遷就題目；^⑦二、第二個問題則牽涉到比較變遷的問題，由於兩次問卷題目在用字上或問

註④ Vicky Randall, *op. cit.*, pp. 90~94.

註⑤ Kim Fridkin Kahn, "The Distorted Mirror: Press Coverage of Women Candidates for State-wide Offic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6, No. 1 (Feb. 1994), pp. 154~173; Kim Fridkin Kahn, "Does Gender Make a Difference? An Experimental Examination of Sex Stereotypes and Press Patterns in Statewide Campaig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8, No. 1 (Feb. 1994), pp. 162~195; Mark Stephen Leeper, "The Impact of Prejudice on Female Candidates: An Experimental Look at Voter Preference,"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Vol. 19, No. 2 (April 1991), pp. 248~261.

註⑥ 顧燕翎，「從週期理論與階段理論看我國婦女運動與女性意識的發展」，*中山社會科學譯粹*，第二卷第三期，民國七十六年七月，頁三七~五九。

註⑦ Francis C. Dane, *Research Methods* (Pacific Grove, Cali.: Brooks/Cole, 1990), p. 181.

法上不完全一樣，爲了比較起見，只好割捨掉一些難以比較之題目，以免造成方法上的誤差。

有關於政治興趣的問題，本文僅以選民是否關心選舉結果來作爲對婦女政治興趣之衡量。原來民國七十二年的問卷中，有一組政治興趣的指標量表，如詢問選民是否經常閱讀國內外政治新聞，觀看電視上國內外的政治新聞，閱讀政論性雜誌，以及與朋友討論政治上的事情。然而很遺憾在民國八十一年問卷中並沒有這組題目，因此唯有割愛。

對於婦女民主態度變遷之衡量，乃是採取胡佛教授以及台大幾位師生共同發展之民主價值權力取向量表。他們視民主價值權力取向爲以權力之正當性爲基礎所形成的權力價值系統，並將此分爲五個層面來探討：一爲平等權取向，指的是政治系統內成員與成員之間的權力關係應否平等；二爲自主權取向，係指決策與執行機構之權力來源是否源於一般百姓；三爲自由權取向，乃指個人權力的行使應否具有某種自主的範圍而不受決策及執行機構之干涉；四爲多元權取向，各種社會團體行使權力之範圍是否應具有自主性，而不受決策機構之干預；五爲制衡權取向或分權，即決策及執行機構相互之關係是否應採分權與制衡之原則。^④

這一套民主權力價值取向量表，因爲有些題目在一九八三年出現，但在一九九二年問卷中被刪除，爲了比較起見，我們僅能就同時出現於一九八三年和一九九二年問卷中的指標加以處理，總共得題目八道。首先我們將此八道題目分爲四個面向，每一個面向均由兩道題目所組成（見附錄一）。此四個面向分別爲平等權取向、制衡權取向、自由權取向和多元權取向。此四個權力價值取向比原來胡佛所建構的五個權力價值取向少了自主權取向，因爲自主權取向已經失去區辨力，所以並未出現於一九九二年之問卷。每一項權力價值取向計算之方式是，每題同意的強度分爲三等分（分別給四分、五分、六分）；不同意強度亦分爲三等份（分別爲一分、二分、三分）。每一位受訪者在每一項權力價值取向皆可得到一個平均數，最後我們以3.5分爲中切點，受訪者於每項權力價值取向所得之平均數在3.5分以上者表示其具有積極取向，3.5分以下者爲消極取向。^⑤

第三部分我們要討論的變數爲是否具有黨派傾向，來瞭解婦女是否真的是如前面學者所言，較無黨派傾向。我們並未更進一步探討，究竟婦女之黨派偏好爲那一政黨，因爲一九八三年尚未開放黨禁，民進黨並未存在，難以比較。

註④ 胡佛、陳德禹、朱志宏，「政治系統的權力的價值取向及交互用：內湖地區個案研究」，國科會研究報告，民國六十九年；胡佛、徐火炎，「結構性的政治文化：概念類型及面向的探討」，第三次社會指標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中華民國七十二年），頁四七～八五；胡佛、陳德禹、朱志宏，「權力的價值取向：概念架構的建構與評估」，社會科學論叢，第二十七卷，民國六十七年，頁三～二八。袁頌西、陳德禹，「臺灣地區民衆的政治文化——系統結構的權力價值取向」，楊國樞、翟海源編，變遷中的臺灣社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第二十號。民國七十七年，頁二九九～三二六。

註⑤ 袁頌西、陳德禹，前引文，頁三〇九。

一般檢視態度變遷，大體上有兩種不同的理論。一為物質缺乏假設（scarcity hypothesis）：強調社會經濟環境對政治態度的影響。另一為社會化假設（socialization hypothesis）：主張一個人的基本態度乃是反映其在成年以前所學習到的態度，因此環境的改變對一個人政治態度並不會產生立即之影響。^⑧

本文將檢驗台灣婦女政治態度是否有變遷；如果有，此兩種假設中的那一種，較具解釋力。若是前者成立，我們看到的將是由於環境快速的變遷，所有婦女在態度上皆發生急速變化；如果後者成立，則只有年紀輕者之態度會發生改變，因為年紀大者之態度受到以前的經驗與學習，早已根生蒂固。態度變遷之產生乃是由於年輕的群體逐漸取代年老之群體。除了檢驗婦女態度之變遷外，本文將更進一步探討究竟是何種因素造成婦女政治態度之差異，是社會化因素？抑或是婦女角色因素？

肆、兩性政治態度之差異

一九九二年是資深立委全數退職後，第一次國會全面改選。在我國政治發展史上乃是邁向民主重要之里程碑，其重要性不言可喻，我們自然預期選民對此次選舉的結果非常關切。然而表一卻顯現出與我們預期不同之結果。就全體選民而言，他們對選舉結果關切之程度，反而比一九八三年減少3.4%。此種對選舉結果關切程度之降低不僅發生於女性，也出現在男性，甚至男性降低之比例比女性稍高。不過，從表中我們亦可看出不管是一九八三年或一九九二年，女性對政治之興趣是顯著的低於男性，一九八三年相差10.2%，一九九二年相差7.5%。雖然兩性之間對選舉關心程度之差距仍存在，可喜的是此種差距逐漸縮小。

表一中更進一步呈現一九八三年與一九九二年四種權力價值取向與性別之間的關係。在平等權方面，不管是在一九八三或一九九二年，民衆之積極取向很高，而且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差距很小，在兩次調查中皆未呈現顯著水準。

解嚴之後，台灣地區民衆在制衡權與自由權方面正快速的朝向民主的價值取向。制衡權之積極取向增加29.4%，同時，自由權亦增加了29.9%。女性在自由權之積極權力取向之提升，確實令人振奮，由一九八三年的19.4%，增加為一九九二年的55.4%，上升36%，與男性已相差不多。一九八三年時，女性之自由權取向低於男性12.3%，但是一九九二年時，女性與男性間之差距已未呈現統計顯著水準。在制衡權方面，兩性之積極取向皆有大幅成長，並且女性增加之百分比比較男性為高，分別為女性31.4%，男性27.5%，但是兩性之間仍有明顯差距。多元權取向則是四個權力價值取向中，十年間提昇的百分比最高的，男女皆超過四成。解嚴之前，大家對於政黨政治的觀念仍有偏差，總認為政黨是萬惡的淵藪，只會造成政治之禍害。而對於多元之觀念亦甚缺乏，過多的團體與太多的聲音，對於習於一種聲音的民衆而言，是一種混

註^⑧ Ronald Inglehart, "Post-Materialism in an Environment of Insecur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5 (1981), pp. 880~900.

亂的感覺，因此多元權積極取向相當低。解嚴之後，選民接受政黨競爭和多元化團體之觀念便逐漸增加。女性雖然與男性之多元權取向，以同樣幅度增加，但是仍少於男性7.3%。胡佛在一九九〇年比較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六年兩性間之民主權力價值取向亦發現，女性之權力價值取向低於男性，但是民主取向在三年間之提升，女性並不下於男性。^⑨

表一：兩性政治態度之差異，1983年與1992年比較

	全體民衆		女性		男性		男女差異		
	1983	1992	1983	1992	1983	1992	1983	1992	
對選舉結果 關心度高者	81.0 (1051)	77.7 (1055)	75.8 (496)	73.7 (479)	86.0 (555)	81.2 (576)	+10.2 chi-square = 48.79 p<0.01	+7.5 chi-square = 35.31 p<0.01	
差值	-3.3		-2.0		-4.8				
民主 價值 取向	平等權	92.8 (1410)	96.2 (1121)	92.0 (674)	95.3 (523)	93.6 (736)	97.1 (598)	+1.6 chi-square = 1.62 p>0.05	+1.8 chi-square = 2.63 p>0.05
	差值	+3.4		+3.3		+3.5			
民主 價值 取向	制衡權	47.8 (518)	77.4 (626)	40.6 (205)	72.0 (254)	54.1 (313)	81.6 (372)	+13.5 chi-square = 19.67 p<0.0001	+9.6 chi-square = 10.46 p<0.01
	差值	+29.4		+31.4		+27.5			
民主 價值 取向	自由權	25.8 (343)	55.7 (483)	19.4 (123)	55.4 (222)	31.7 (220)	56.0 (261)	+12.3 chi-square = 26.16 p<0.00001	+0.6 chi-square = 0.04 p>0.05
	差值	+29.9		+36		+24.3			
民主 價值 取向	多元權	20.4 (293)	62.6 (562)	16.0 (111)	58.6 (238)	24.4 (182)	65.9 (324)	+8.4 chi-square = 15.81 p<0.0001	+7.3 chi-square = 4.96 p<0.05
	差值	+42.2		+42.6		+41.5			
有政黨偏好者	44.7 (733)	51.2 (665)	36.6 (295)	47.5 (291)	52.4 (438)	54.4 (374)	+15.8 chi-square = 41.34 p<0.00001	+6.9 chi-square = 6.15 p<0.05	
差值	+6.5		+10.9		+2.0				

性別差距呈現出來很重要的一部分為對於政黨的認同或偏好，傳統上婦女被認為是非政治的，因此她也不可能認同任何一個黨派。表一中顯示有政黨偏好的男性遠多於女性。在次數分配上，我們可以發現在一九八三年男女之差距為15.8%，然而在一九九二年，此種差距已經縮小為6.9%。此種差距之縮小顯示與男性相比，今日的臺灣女性已經不再像過去一樣是非政治的。

至於對於臺灣選民在感情上比較傾向那一個政黨，根據過去研究顯示性別在認同國民黨方面並無明顯的差別，但是在認同民進黨方面確有顯著之差別。^⑩由於一九八

註⑨ 胡佛，「民主政治的價值取向：一項實證性的探究」，見華政通等著，自由民主的思想與文化（臺北：自立報系，民國七十九年），頁六一～一〇一。

註⑩ 范雲、徐永明，前引文，頁四～五。

三年尚未開放黨禁，因此沒有民進黨的存在，只有所謂的黨外人士，因此很難比較。不過我們仍可發現，在一九八三年，婦女不僅在認同黨外人士的百分比低於男性，在認同國民黨之百分比亦低於男性，亦即無政黨取向（nonpartisan）的百分比較高。反之，在一九九二年男女在對國民黨之認同並無明顯差別，但是女性對民進黨之認同遠少於男性。男性認同民進黨的百分比為16%，而女性認同民進黨之百分比只有8.8%，此種結果可能與婦女對民進黨之認知是暴力的，而不願接受暴力傾向之政黨，或者是與婦女較傾向於維持現狀，因此不願意接受高喊改革之政黨有關。（參見表二）

表二：性別與對兩黨偏好程度，1992年

	全體	男性	女性
強烈傾向國民黨	9.1 (118)	9.9 (68)	8.2 (50)
中度傾向國民黨	21.2 (275)	21.2 (145)	21.3 (130)
輕微傾向國民黨	8.0 (104)	7.0 (48)	9.2 (56)
輕微傾向民進黨	3.9 (51)	4.4 (30)	3.4 (21)
中度傾向民進黨	6.3 (81)	7.7 (53)	4.6 (28)
強烈傾向民進黨	2.5 (32)	3.9 (27)	0.8 (5)
無政黨傾向	49.0 (634)	45.8 (313)	52.5 (321)

$$\chi^2 = 26.23 ; df = 6 ; P < 0.01$$

整體而言，女性與男性政治態度之差異是存在的。然而比較十年之間的變化，即可看出女性與男性在政治興趣、民主態度和黨派傾向三方面之距離皆日益縮小，平等權與自由權之性別差異甚至不具顯著水準。此種結果顯現從婦女運動發展期至今，婦女政治態度確實有相當程度之變遷。

伍、女性政治態度與政治社會化

政治社會化學者認為成年人之政治態度在成年以前就形成，形成之後便很少有改變。⑤Ronald Inglehart 對西歐幾個國家之研究發現，戰後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的興起，是由於新的一代的年輕群體慢慢的取代了年紀大的群體，而

註⑤ Herbert Hyma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Glencoe: Free Press, 1959); Fled I. Greenstein, *Children and Pol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不是來自於所有年齡層群體態度皆產生改變。◎換言之，年齡較大之群體態度已形成，雖然面臨經濟環境之改變，其態度仍維持不變，此種結果印證了政治社會化學者之看法。

社會化學者之理論是否適用於我國，值得我們深究。台灣地區婦女在民主態度取向與黨派傾向十年之間有很大的變化。此種變化若是及於所有女性，則足以打破態度一旦形成難以改變說法；若是只及於年輕女性，則暗示民主化的工作必須等到新一代婦女完全取代舊一代婦女才可能完成。

前面提到婦女對選舉結果關心之程度整體而言並無增加之現象，但是我們若以不同的年齡層來觀察，有趣的現象產生了。表三顯示不管是一九八三年或是一九九二年，年齡越大者對政治興趣越低，這可能與傳統上婦女被認為不應該談論政治和參與政治有關。若我們進一步比較一九八三年和一九九二年的差異，可以發現二十至三十九歲年紀的婦女政治興趣比一九八三年增加，然而四十歲以上的婦女對政治關心之程度不但沒有增加，反而降低了。一九九二年二十歲至二十九歲之女性選民，在一九八三年時尚未具有投票權，至於三十至三十九歲的選民，在一九八三年則是剛有投票權的群體，而這一段期間又是所謂婦女運動發展期，因此可以想見這個年齡層的政治興趣較高，此種關心程度十年後依然維持。婦女對政治關心程度似乎較符合社會化學者的觀點。

在民主權力價值取向方面則呈現不同的風貌，在一九八三年時，我們可以看出，年齡越大，四種民主價值取向越低之情況。年齡與民主權力價值取向成反比之關係。

平等權方面，由於在一九八三年時已經高達92.0%，所以一九九二年時僅增加3.3%，基本上並無很大的變化，不過六十歲以上之婦女平等權，仍較其他年齡層為低。在自由權、制衡權和多元權取向方面，十年之間有很大的變化。由表三中得知，女性在制衡與多元價值取向方面是不分年齡層地朝向民主方向，且呈現年齡越大者，增加的百分比越高，因而在一九八三年時，年齡有顯著不同，但是在一九九二年時卻無顯著之不同。由此可見我國婦女在多元權和制衡權態度的變遷並不符合社會化理論之主張，其中很大的原因來自於整個社會大環境的變化。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二年之間，我國歷經了解嚴、開放黨禁以及國民大會代表和立法委員的全面改選，使得一般選民較以前能夠接受不同政黨與團體的活動，而此種改變不因年齡增加而減少。十年之間能有如此百分比的變化，已足以打破社會化學者認為態度一旦形成後，便難以變更的說法。

制衡權與多元權雖然在一九九二年時已呈現不因年齡而有所差異之情況，然而在自由權方面，年紀大者之積極取向遠低於年紀輕者，二十至二十九歲之女性為74.4%，六十歲以上之女性只25.0%具有積極取向，兩個群體相差49.7%。年齡愈大者愈不能接受多種不同聲音，傾向於意見流傳與否應決定於政府。雖然受到大環境的影響，態度已有所改變，但是改變幅度較小，因此社會化理論之解釋力並未完全消失，換言

註◎ Ronald Inglehart, *op. cit.*

表三：女性政治態度與年齡，1983與1992年之比較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歲以上	顯著水準	
政治 興趣	1983	83.6 (176)	78.6 (132)	78.7 (85)	68.2 (60)	53.8 (43)	N = 654 chi-square = 30.24 p < 0.00001	
	1992	85.4 (164)	82.1 (147)	73.3 (77)	58.8 (47)	46.8 (44)	N = 650 chi-square = 61.37 p < 0.00001	
差 值		+1.6	+3.5	-5.4	-9.4	-7.0		
民 主 價 值 取 向	平 等 權	1983	95.2 (236)	94.1 (174)	88.2 (105)	91.0 (81)	84.8 (78)	N = 733 chi-square = 12.43 p < 0.05
	1992	97.8 (174)	96.2 (153)	96.8 (90)	93.0 (53)	85.5 (53)	N = 549 chi-square = 13.14 p < 0.05	
差 值		+2.6	+2.1	+8.6	+2	+0.7		
	制 衡 權	1983	45.5 (81)	47.3 (62)	34.9 (30)	32.7 (18)	25.5 (14)	N = 505 chi-square = 12.37 p < 0.05
	1992	67.2 (88)	75.5 (83)	71.2 (42)	75.9 (22)	79.2 (19)	N = 353 chi-square = 3.02 p > 0.05	
差 值		+21.7	+28.2	+36.3	+43.2	+53.7		
	自 由 權	1983	24.6 (50)	23.6 (33)	20.7 (25)	11.3 (9)	6.7 (6)	N = 633 chi-square = 20.34 p < 0.001
	1992	74.7 (109)	54.0 (61)	50.9 (28)	30.2 (13)	25.0 (11)	N = 401 chi-square = 51.64 p < 0.00001	
差 值		+50.1	+30.4	+30.2	+18.9	+18.3		
	多 元 權	1983	21.2 (47)	19.3 (34)	8.6 (10)	12.0 (10)	10.4 (10)	N = 693 chi-square = 14.46 p < 0.01
	1992	64.3 (99)	52.3 (68)	55.6 (30)	58.3 (21)	62.5 (20)	N = 406 chi-square = 4.59 p > 0.05	
差 值		+43.1	+33	+47	+46.3	+52.1		
政 黨 偏 好	1983	44.2 (111)	39.1 (79)	30.7 (43)	30.7 (31)	27.9 (31)	N = 805 chi-square = 14.13 p < 0.01	
	1992	53.6 (98)	44.5 (77)	52.0 (52)	43.4 (33)	38.8 (31)	N = 612 chi-square = 7.11 p > 0.05	
差 值		+9.4	+5.4	+21.3	+12.7	+10.9		



之，物質缺乏假設與社會化假設，皆可能同時影響婦女之自由權取向。

年齡越大之婦女，有政黨偏好之比例越低，可從表三中呈現出來。有黨派傾向之婦女於一九八三年時，六十歲以上者僅有27.9%，五十至五十九歲之間也只有30.7%，年齡層最大者與年紀最輕者，相差16.8%，此種現象有改善之情況，而且不分年齡層，有政黨偏好之婦女比例皆增加，其中又以四十至四十九歲者增加最多。可能是四十至四十九歲之婦女，子女逐漸長成，脫離繁重家累，而同時年齡又不致太高，使她們仍有精力來關心政治，建立對政黨之認同。

有趣的是，男性在黨派偏好上的年齡層分布與女性迥然不同。在一九八三年，男性中有政黨偏好之百分比反而是以六十歲以上者之65.6%為最高，到了一九九二年，年齡差距之顯著水準不再，但是仍以六十歲以上者有政黨認同者為最高。此種結果，顯示的意義是傳統政治世界是屬於男人的，對年紀大之婦女之影響相當深。一九八三年中，六十歲以上者之男女認同差距為37.7%，而二十至二十九歲之差距則僅為10.1%；而在一九九二年，二十至二十九歲的年輕群體男女政黨認同差距已消失。此種情況亦顯示性別差距思想之灌輸，主要是在過去。

教育一向被認為是影響婦女政治態度和政治參與很重要的因素，張佑宗對七十二年、七十五年 and 七十八年的民主價值取向分析結果，發現當控制教育變項之後，年齡以及性別因素便不具相關性。^⑤

教育程度的提高確實改變了婦女的學習機會，也使得她們具有能力來了解變動的外在世界，獲得更多之資訊，並且要求更為平等的兩性角色。^⑥教育程度越高的婦女，便越可能拒絕傳統對她選擇的限制。根據表四我們將可明顯指出女性教育程度與政治關心程度、民主權力價值取向以及是否有政黨認同之關係。

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對選舉結果越關心，由表四的結果顯示是無庸置疑的；在一九八二年，不識字的女性表示對選舉關心的僅有54%，然而大學教育程度以上的卻高達100%；同時，在一九九二年不識字的婦女只有40.7%表示對選舉結果感到關心，而大學以上者則有91.5%。不過令人感到納悶的是，一九九二年乃是在二屆立委選舉後所作的調查訪問，而此次選舉乃是第一次國會全面改選，卻未激發婦女對選舉之關切，而且此種結果不僅存在於低教育程度者，亦存在於高教育程度者；換言之，不分教育程度之高低，在一九九二年婦女對選舉結果關心程度是普遍降低了。或許是候選人和政黨常常將婦女選民工具化，選戰越激烈，伴隨的現象卻是侮辱婦女的「黃腔」、「清涼秀」、以及「三字經」，而婦女的需求完全被忽視，此種現象乃是值得更進一步探討。

不過在民主價值取向方面，特別是自由權、制衡權與多元權，婦女的民主價值取向不管是在那一個教育階層，皆呈現普遍的增加（見表四），而且在制衡權方面，教

註⑤ 張佑宗，「民主轉型與臺灣政治文化的變遷，一九八〇年代」，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年，頁七四。

註⑥ Ethel Klein, *Gender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表四：女性政治態度與教育程度，1983年與1992年之比較

		不識字	小學	初中(職)	高中(職)	專科	大學以上	顯著水準	
政治 興趣	1983	54.0 (88)	73.3 (148)	79.5 (70)	93.8 (121)	93.0 (40)	100.0 (29)	N = 654 chi-square = 92.81 p < 0.00001	
	1992	40.7 (35)	64.2 (113)	75.3 (67)	87.7 (143)	90.4 (66)	91.5 (54)	N = 646 chi-square = 93.38 p < 0.00001	
差 值		-13.3	-9.1	-4.2	-6.1	-2.6	-8.5		
民 主 價 值 取 向	平 等 權	1983	86.3 (158)	90.4 (197)	93.1 (94)	96.5 (136)	98.1 (52)	100.0 (36)	N = 732 chi-square = 22.12 p < 0.001
	1992	90.6 (48)	93.0 (132)	97.5 (77)	97.9 (143)	94.2 (65)	100.0 (57)	N = 546 chi-square = 13.00 p < 0.05	
差 值		+4.3	+2.6	+4.4	+1.4	-3.9	+0		
	制 衡 權	1983	22.9 (25)	42.0 (63)	47.4 (36)	41.8 (41)	56.8 (25)	51.9 (14)	N = 504 chi-square = 22.36 p < 0.001
	1992	66.7 (12)	75.7 (53)	63.5 (33)	70.1 (75)	70.9 (39)	82.0 (41)	N = 352 chi-square = 5.45 p > 0.05	
差 值		+43.8	+33.7	+16.1	+28.3	+14.1	+30.1		
	自 由 權	1983	10.0 (18)	18.1 (34)	28.6 (24)	15.4 (16)	34.8 (16)	46.7 (14)	N = 632 chi-square = 34.65 p < 0.00001
	1992	25.7 (9)	41.7 (35)	51.0 (26)	57.4 (66)	67.7 (42)	81.1 (43)	N = 400 chi-square = 39.20 p < 0.00001	
差 值		+15.7	+23.6	+22.4	+42	+32.9	+34.4		
	多 元 權	1983	7.7 (14)	17.2 (35)	20.0 (19)	15.0 (19)	26.4 (14)	27.3 (9)	N = 692 chi-square = 18.78 p < 0.01
	1992	51.9 (14)	49.3 (37)	39.3 (24)	58.1 (75)	68.3 (41)	86.8 (46)	N = 405 chi-square = 34.82 p < 0.00001	
差 值		+44.2	+32.1	+19.3	+43.1	+41.9	+59.5		
政 黨 偏 好	1983	20.7 (46)	35.0 (84)	27.4 (29)	50.7 (73)	72.7 (40)	62.2 (23)	N = 804 chi-square = 82.08 p < 0.00001	
	1992	27.8 (20)	37.1 (62)	50.0 (42)	51.9 (82)	64.8 (46)	66.7 (38)	N = 609 chi-square = 37.54 p < 0.00001	
差 值		+7.1	+2.1	+22.6	+1.2	-7.9	+4.5		



育程度所造成之差異已逐漸減少。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婦女在政治態度方面已漸漸走向民主途徑，而且此種現象是不分年齡以及不分教育程度的，這種結果更進一步證實了婦女近十年的民主態度的轉變是受到整個政治環境之影響居多。但是我們亦無法否認教育與年齡之差異仍舊存在，儘管有減少，年紀大者與教育程度低者由於對資訊之接收較差，因此在民主價值取向和政治興趣方面仍屬偏低。顯示性別差異之灌輸相當嚴重。

教育程度與婦女是否具有黨派傾向亦有密切關係。教育程度高的婦女對政治較感興趣，因此自然較易發展出對政黨之認同，表四證實了此種看法。前面提到女性具有政黨偏好者在十年間增加10.9%，而且是不分年齡層的增加。但是若以教育程度來區分，可以發現不同教育程度間增加幅度不盡相同，而以初中教育程度者增加22.6%為最多。小學以下教育程度者雖然有增加趨勢，然而有黨派傾向之比例仍不高，在一九九二年只有27.8%和37.1%。

陸、婚姻與其他情境對婦女之限制

傳統的觀念中，男女的角色是「男主外，女主內」。結婚代表婦女成年生活的開始，也意味她將更進一步扮演母性之角色。同時，結婚更意味女性獲得長期飯票之保障。一個好女人在於是否獲得婚姻良緣，一個好男人則在於他是否能養家活口，建立良好的事業。⁶⁶換言之，女人結婚之後，相夫教子乃是她應扮演的角色，而家中母親與妻子的角色，也確實使得婦女忙於家中瑣碎之事，而使她欠缺機會參與政治事務，接受政治資訊，進而影響到她對政治的看法。

表五中可以看出婚姻狀態與婦女之政治興趣確實相關。無論是在一九八三年或是一九九二年都可以明顯看出已婚者之政治關心度遠低於未婚者，而一九九二年和一九八三年間之差異並不大。在民主態度方面，除了制衡權外，婚姻狀態與婦女之平等權、自由權和多元權取向亦有密切關係。在平等權方面，一九八三年已婚婦女之平等權取向低於未婚婦女5.6個百分比，不過到了一九九二年此種差異已不存在。但是在自由權方面，已婚與未婚之差異反而加大，一九八三年已婚婦女之自由權積極取向低於未婚婦女12%，但是到了一九九二年，此種差異更增為32.4%。已婚婦女較傾向於認為觀念應由政府來決定即可，如果大家想法不一致，社會就會不安定。此種現象可能是因為婦女婚後在家中之發言地位受到夫家之限制，而使得他們對自由權看法之改變不如未婚者。多元權亦有同樣之情況，只是差異不若自由權那麼大。雖然如此，不管是已婚未婚，在此十年之間，婦女之權力價值取向有越來越民主之趨勢，但是未婚婦女改變速度似乎快於已婚婦女。至於在制衡權方面，婚姻狀態之影響卻不明顯，而且不論是已婚或未婚，其傾向民主之速度一致（見表五）。

至於在是否有黨派傾向，表五中亦顯示出已婚婦女有黨派傾向的比例較少。不過

註⁶⁶ Ethel Klein, *op. cit.*, p. 106.

表五：女性政治態度與婚姻狀態，1983年與1992年之比較

		未婚	已婚	未婚與已婚之差異	顯著水準	
政治 興趣	1983	90.7 (93)	73.0 (375)	+17.7	N = 621 chi-square = 17.88 p < 0.0001	
	1992	87.1 (115)	72.5 (353)	+14.6	N = 619 chi-square = 13.39 p < 0.001	
差值		-3.6	-0.5			
民 主 價 值 取 向	平 等 權	1983	96.2 (126)	90.6 (513)	+5.6	N = 697 chi-square = 5.07 p < 0.05
		1992	95.9 (118)	95.3 (384)	+0.6	N = 526 chi-square = 0.09 p > 0.05
差值		-0.3	+4.7			
	制 衡 權	1983	41.6 (42)	40.2 (155)	+1.4	N = 487 chi-square = 0.07 p > 0.05
		1992	71.6 (73)	72.7 (176)	-1.1	N = 344 chi-square = 0.05 p > 0.05
差值		+30	+32.5			
	自 由 權	1983	29.2 (31)	17.2 (86)	+12	N = 605 chi-square = 7.45 p < 0.01
		1992	80.4 (86)	48.0 (133)	+32.4	N = 384 chi-square = 35.18 p < 0.00001
差值		+51.2	+30.8			
	多 元 權	1983	22.0 (26)	15.1 (82)	+6.9	N = 660 chi-square = 3.17 p > 0.05
		1992	71.4 (80)	54.1 (152)	+17.3	N = 393 chi-square = 10.24 p < 0.01
差值		+49.4	+39			
政 黨 偏 好	1983	46.6 (62)	34.9 (221)	+11.7	N = 766 chi-square = 6.32 p < 0.05	
	1992	50.4 (64)	46.8 (213)	+3.6	N = 582 chi-square = 0.51 p > 0.05	
差值		+3.8	+11.9			

此種差異在一九九二年有減少的趨勢。

由以上分析可知已婚婦女在政治興趣、黨派傾向以及民主態度與未婚婦女皆有顯著區別，不過此種差異已逐漸縮小，尤其是平等權、制衡權以及黨派偏好方面。由於我們兩次訪問的資料是獨立的，而不是固定樣本（panel study），因此我們並無法得知，究竟是否一個未結婚婦女在結婚前對政治感興趣，且較具民主取向，而結婚之後，因為母性的角色使得她不再對政治關心，不再相信政治平等，甚至言論自由。換言之，要得到此種結論，必須對同樣的受訪者從其少女未婚時代觀察到其結婚生子，可惜目前所擁有的資料並不允許我們如此做。另外，問卷中僅有受訪者已婚與否之資料，但是無已婚女性是否有年幼的小孩等資料，因此我們也無法得知究竟婚姻狀態本身便足以改變婦女政治態度，抑是家中幼子牽制了婦女之行動。

除了婚姻對婦女之限制與影響外，學者指出婦女投入工作領域會影響她們政治之態度以及他們對自己與外在政治世界關聯之想法，相對地，也影響了她們對政治的興趣與涉入。^⑤Levitt 發現職業婦女較家庭主婦更具有政治參與感，在政治過程中參與的更多，同時更具有政治功效意識和公民意識。^⑥但是 Gosnell 卻認為只是投入工作本身並不足以使婦女政治態度改變，因為婦女普遍從事低職位工作，而政治系統對擁有愈多資源的公民有利，對愈弱勢者愈不力。^⑦換言之，社會資源愈少，社會地位愈低者，婦女即使投入工作行列，亦不能改變弱勢者對政治的無力感，進而導致她們對政治興趣缺缺。

前面言及婦女對選舉結果關心之程度，整體而言並無增加的跡象，而且明顯地低於男性，但是我們若以不同職業類別來觀察，則有另一番面貌。表六中顯示不管一九八三年或一九九二年家庭主婦與藍領階層的婦女政治興趣皆明顯偏低，這可能與傳統婦女終日忙於三餐、育兒或是粗重的工作，而無暇關心與涉入政治有關。若進一步比較一九八三年與一九九二年之差異，可發現白領階層女性雖然政治興趣在一九九二年稍為減少，但關心的程度皆較整體女性政治興趣的73.7%高出一成左右，顯示女性的政治興趣低於男性是因多數女性皆為家庭主婦或處於低階的工作有關。另外，藍領階層女性雖投入工作，但政治興趣卻低於家庭主婦，這更證實了女性投入工作與否不能影響其政治興趣的高低，尚需考慮所處職位的高低。就如同 Brady 等人發現，資源對於政治行為與參與之重要性，所謂資源包括時間、金錢以及與他人溝通之技巧，而家庭主婦與藍領階級則普遍缺乏此種資源。^⑧

註^⑤ Seymour Martin Lipset, *op. cit.*; Angus Campbell et al., *op. cit.*; Kristi Anderson and Elizabeth A. Cook, "Women, Work,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9 (1985), pp. 606~625.

註^⑥ Morris Levitt, "The Political Role of American Woman," *Journal of Human Relations*, Vol. 15 (Jan. 1967), pp. 223~225.

註^⑦ Harold F. Gosnell, *Democracy, the Threshold of Freedom*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84), p. 147.

註^⑧ Henry E. Brady, Sidney Verba, and Kay Lehman, "Beyond SES: A Resource Model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9, No. 2 (June 1995), pp. 271~294.

表六：女性政治態度與職業，1983年與1992年之比較

		白領	藍領	家務	顯著水準	
政治 興趣	1983	89.2 (141)	61.6 (69)	73.4 (254)	N = 616 chi-square = 30.53 p < 0.00001	
	1992	82.5 (203)	58.9 (63)	68.8 (150)	N = 571 chi-square = 29.19 p < 0.0001	
差值		-6.7	-2.7	-4.6		
民主 價值 取向	平等 權	1983	93.8 (165)	94.1 (112)	90.3 (345)	N = 677 chi-square = 2.96 p > 0.05
		1992	96.3 (209)	91.4 (74)	95.1 (174)	N = 481 chi-square = 2.74 p > 0.05
	差值		+2.5	-2.7	+4.8	
	制 衡 權	1983	49.3 (67)	42.2 (35)	35.5 (86)	N = 461 chi-square = 6.48 p < 0.05
		1992	69.6 (110)	61.9 (26)	76.9 (83)	N = 308 chi-square = 63.62 p > 0.05
	差值		+20.3	+19.5	+41.4	
	自 由 權	1983	32.0 (49)	18.8 (22)	13.1 (42)	N = 590 chi-square = 22.55 p < 0.0001
		1992	58.4 (104)	37.8 (17)	51.2 (65)	N = 350 chi-square = 6.48 p < 0.05
	差值		+26.4	+19.0	+38.1	
	多 元 權	1983	24.1 (41)	13.3 (16)	13.1 (46)	N = 641 chi-square = 10.40 p < 0.01
		1992	62.0 (114)	51.1 (24)	50.4 (60)	N = 305 chi-square = 4.59 p > 0.05
	差值		+37.9	+37.8	+37.3	
政 黨 偏 好	1983	49.7 (92)	24.3 (33)	33.3 (140)	N = 741 chi-square = 24.47 p < 0.00001	
	1992	57.6 (137)	25.3 (25)	45.3 (92)	N = 540 chi-square = 30.70 p < 0.00001	
差值		+7.9	+1	+12		

在民主權力價值取向方面，除了平等權外，不管是白領、藍領或家庭主婦，所有婦女之自由權、制衡權與多元權價值取向皆大幅地邁向民主化。

在平等權方面，由於目前社會上已普遍相信平等之價值，平等權積極取向百分比相當高，達九成以上，因此不管在一九八三年或是在一九九二年都可以發現白領、藍領及家庭主婦之平等權並未有任何差別。

至於制衡權方面，一九八三年白領階層女性顯著地多於其他職務者，而在一九九二年由於藍領階層與家務工作的婦女普遍增加其制衡權取向，使得一九九二年在職業分類上並無顯著不同。由此可見，我國大環境的變化，再加上大眾傳播媒體的開放，家庭電器化，節省了婦女不少光陰，使得縱然未投入工作領域，亦不會斷絕對家務以外的訊息，促使其政治態度的改變。可是生活條件，社會資源最為不利的藍領階級女性，卻是一群最無時間精力，更無意識關心她們權利之弱勢族群，使得其民主價值取向永遠殿後。

在自由權方面，不管一九八三年或一九九二年白領階層皆顯著地高過家庭主婦與藍領階層，值得一提的是家庭主婦在一九八三年積極的自由取向只有13.1%，位居最後，但在一九九二年卻增加了38.1%，雖未超過白領階層，但這種戲劇性變化正說明了家庭主婦並非是一群無長進沒變化的人。反倒是藍領階層之自由權取向於一九九二年已經殿後。

在多元權方面，不管是一九八三或一九九二年，我們可以看到的是白領階層之婦女由於其工作與接觸關係，而使得他們更能接受政黨競爭與多元團體之概念。若是以一九八三年和一九九二年比較，我們明顯可以看出三個團體之多元權積極取向增加的幅度皆為三成七左右，此處可以看出大環境變化之影響是相當重要的。

有關婦女的政黨偏好，白領階層婦女在一九八三與一九九二年皆明顯的高過家庭主婦。而家庭主婦有政黨偏好者又高於藍領階級女性。家庭主婦中有一部分是家庭經濟優渥，根本無須她外出工作，而藍領階級則多是教育程度較低、需要他們外出工作以貼補家用者，因此他們必須整日忙碌而忽略外在之政治世界。這證實了 Verba, Nie & Kim 所言，社經地位愈高，社會經濟資源愈多，愈認同政黨，以便維護並增進其利益。^⑥

關於婦女是否參加社團對政治態度的影響方面，由表七可以看出其影響無足輕重。在一九八三年，參加社團與否只有與政治興趣、政黨偏好皆有顯著的不同，與所有民主權力價值取向皆無關；在一九九二年，不管有無加入社團對政治態度皆無顯著不同。進一步來看，一九八三年參加社團女性的政治興趣明顯地高於沒加入者，但是到了一九九二年加入社團女性的政治興趣卻反而下降了9.3%，使得一九九二年是否加入社團沒有顯著不同。

至於平等權取向方面，未加入社團的女性一九九二年比一九八三年增加了5.2%

註⑥ Sidney Verba, Norman H. Nie, and Jae-On Kim, *Modes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Beverly Hills: Sage, 1971).

表七：女性政治態度與是否加入社團，1983年與1992年之比較

		無	有	是否加入社團之差異	顯著水準	
政治 興趣	1983	72.8 (370)	87.0 (107)	+14.2	N = 631 chi-square = 11.96 p < 0.001	
	1992	72.7 (394)	77.7 (80)	+5.0	N = 645 chi-square = 1.13 p > 0.05	
差值		-0.1	-9.3			
民 主 價 值 取 向	平 等 權	1983	90.8 (516)	94.9 (131)	+4.1	N = 706 chi-square = 2.70 p > 0.05
	1992	96.0 (434)	91.3 (84)	-4.7	N = 544 chi-square = 3.19 p > 0.05	
差值		+5.2	-3.6			
制 衡 權	1983	41.6 (157)	32.1 (35)	-9.6	N = 486 chi-square = 3.28 p > 0.05	
	1992	73.2 (210)	69.8 (44)	-3.4	N = 350 chi-square = 0.28 p > 0.05	
差值		+31.6	+37.7			
自 由 權	1983	19.8 (96)	19.4 (24)	-0.4	N = 610 chi-square = 0.01 p > 0.05	
	1992	56.3 (184)	50.0 (35)	-6.3	N = 397 chi-square = 0.91 p > 0.05	
差值		+36.5	+30.6			
多 元 權	1983	16.5 (88)	12.0 (16)	-4.5	N = 666 chi-square = 1.71 p > 0.05	
	1992	58.4 (191)	60.6 (45)	+1.6	N = 402 chi-square = 0.06 p > 0.05	
差值		+41.9	+48			
政 黨 偏 好	1983	32.0 (201)	58.0 (87)	+26.0	N = 779 chi-square = 34.14 p < 0.00001	
	1992	47.2 (240)	49.0 (48)	+1.8	N = 606 chi-square = 0.10 p > 0.05	
差值		+15.2	-6			

，可是參加社團的女性卻減少了3.6%，使得一九九二年未加入社團的女性反而平等價值取向略多了加入者5.2%，而成了96.0%。

在自由權、制衡權及多元權方面，不管在一九八三年或一九九二年，是否加入社團皆未造成權力價值取向之差異。這可能因近來資訊流通迅速，再加上社團性質的差異，很多標榜不涉入政治的社團，如社會公益、服務性社團或藝術性社團，造成即使加入社團亦不見得會增加她們的政治興趣或民主權力價值取向。我們看到的是不管加入社團與否，此兩種團體之權力價值取向皆大幅走向民主之方向，顯示民主化與婦女政治態度之關聯。

最後關於政黨偏好，在一九八三年加入社團的婦女比未加入者有政黨偏好者多出26.0%，可是一九九二年未加入社團婦女的政黨偏好比一九八三年增加了15.2%，加入社團的婦女卻少了9%，兩者一加一減之間，使得一九九二年加入社團的婦女之政治偏好，只比未加入者多出1.8%而未達顯著水準。

柒、綜合討論

前面的討論並未控制其他變數，教育常常與年齡、職業、甚至參與團體等變數有密切的關係。同樣地，年齡亦與其他變數關係密切，因此最後將所有社會化變數與情境因素放入迴歸公式加以分析（見表八）。

在政治興趣方面，一九八三年只有教育因素呈現顯著水準，年齡在控制教育因素之後，其影響力消失。至於婚姻、職業與參與團體等情境因素對婦女之影響亦因教育因素之介入而消失。教育的影響力在一九九二年仍舊持續，年齡亦因控制教育而無獨立之影響。令人感到驚訝的是在控制其他變數之後，婚姻對政治興趣的影響是正面的而非負面的。筆者就此情況更進一步分析發現，未婚女性受訪者，其教育程度在初中程度以下者，只有一位，而已婚者卻有二三六位；而受初中教育之未婚女性其政治興趣為83.3%，比已婚者之74.7%為高，不過未婚之初中程度女性仍舊很少，受過高中教育或以上之婦女，反而形成已婚者之政治興趣高於未婚者。此種情況所顯現的意義是教育程度低之婦女有早婚現象，受訪者中二十歲以上仍未婚者之教育程度皆集中於高中、高職或大學教育程度者，這些高學歷者在結婚後，由於其有足夠之能力和知識與家人或先生討論政治，所以呈現已婚者之政治興趣高於未婚者之現象。

在民主價值權利取向方面，教育對一九八三年之平等權、自由權之影響力是最大的，年齡對多元權之影響力最大，對平等權之影響亦具有顯著水準，對制衡權與多元權之影響不具顯著水準，但是方向是負的，顯示年齡越大民主價值取向越低。一九九二年時，教育的影響力更形重要，對四種權利價值取向皆呈現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至於年齡對四種權力價值取向亦都有獨立於教育因素之顯著影響，但是在方向上卻呈現一正一負之情況，在相同的教育程度之下，年紀越大者，其制衡權和多元權價值越高，但是平等權和自由權越低。

情境因素的影響力就整體而言，不若教育和年齡等社會化因素。在一九八三年結

表八：影響婦女政治態度之迴歸分析，1983年與1992年比較

	政治興趣		政黨偏好強度	
	1983	1992	1983	1992
教育	0.293 (0.349) ***	0.200 (0.358) ***	0.205 (0.200) ***	0.182 (0.252) ***
年齡	-0.019 (-0.059)	-0.004 (-0.073)	-0.023 (-0.059)	0.006 (0.073)
已婚	-0.070 (-0.030)	0.308 (0.152) **	0.096 (0.033)	0.381 (0.148) ***
白領	-0.059 (-0.030)	-0.024 (-0.141)	0.221 (0.089) **	0.131 (0.061)
藍領	-0.124 (-0.055)	-0.169 (-0.077) *	-0.100 (-0.036)	-0.352 (-0.124) ***
參與團體	0.109 (0.051)	0.048 (0.051)	0.414 (0.153) ***	0.005 (0.004)
Constant	2.339***	2.191***	0.185	-0.208
R square	0.170	0.141	0.087	0.089
	平等權		制衡權	
	1983	1992	1983	1992
教育	0.413 (0.208) ***	0.338 (0.263) ***	0.197 (0.092)	0.367 (0.206) **
年齡	-0.066 (-0.086) *	-0.013 (-0.092) *	-0.057 (-0.067)	0.043 (0.216) ***
已婚	-0.113 (-0.020)	0.341 (0.075)	0.889 (0.158) ***	-0.306 (-0.056)
白領	0.050 (0.010)	-0.145 (-0.038)	0.509 (0.104) **	-0.586 (-0.118) *
藍領	-0.101 (-0.019)	-0.115 (-0.022)	0.542 (0.091) **	-0.852 (-0.116) **
參與團體	0.338 (0.064) *	-0.023 (-0.010)	-0.293 (-0.054)	-0.160 (-0.054)
Constant	8.349***	9.289***	5.001***	5.904***
R square	0.093	0.078	0.033	0.059
	自由權		多元權	
	1983	1992	1983	1992
教育	0.344 (0.175) ***	0.335 (0.185) ***	-0.120 (-0.059)	0.587 (0.314) ***
年齡	-0.031 (-0.041)	-0.028 (-0.144) **	-0.102 (-0.129) **	0.037 (0.176) ***
已婚	0.317 (0.057)	-0.782 (-0.130) **	0.007 (0.001)	-0.486 (-0.082)
白領	0.504 (0.107) **	-0.454 (-0.086)	0.140 (0.029)	-0.084 (-0.016)
藍領	0.067 (0.013)	-1.031 (-0.130) ***	-0.119 (-0.091)	-0.020 (-0.003)
參與團體	-0.073 (-0.014)	0.155 (0.053)	-0.483 (-0.021) **	-0.088 (-0.030)
Constant	4.469***	8.139***	5.112***	4.420***
R square	0.057	0.143	0.021	0.083

* p < 0.1 ; ** p < 0.05 ; *** p < 0.01

括號內數字為 Beta 值

婚的婦女其制衡權取向較高，但是白領與藍領所有外出工作之婦女的制衡權價值取向高於家庭主婦，且白領階級之婦女在自由權取向亦高於藍領及家庭主婦，參與團體因素對平等權及多元權則有相反之影響。

在一九九二年，已婚婦女之自由權取向遠低於未婚婦女，且是獨立於年齡與教育兩個因素，白領階級之優勢已不再。在教育之提升及大環境之影響下，白領階級在資訊之接觸上與家庭主婦相比，並不具有優勢，在制衡權反而呈現負面之現象。藍領階級之婦女在一九九二年則更形劣勢，與家庭主婦比較，藍領階級在制衡權及自由權皆

顯著低於家庭主婦，同時在平等權及多元權方面的 B 值亦是負的，顯然缺乏資訊之藍領階級在民主態度之變遷較為緩慢，此種情況我們也可以從前面的表六得到驗證。參與團體在一九九二年則無任何顯著影響。

在政黨偏好強度方面，無論是一九八三或一九九二年，教育因素皆是影響政黨偏好強度最重要之因素，教育程度越高者，政黨偏好程度越高，年齡則皆不具顯著水準。在情境因素方面，一九八三年時參與團體以及白領階級之女性政黨偏好强度高，但是在一九九二年時，已婚者反而較未婚者有較強之政黨偏好，白領階級之優勢不再，然而藍領階級之女性之劣勢凸顯，他們是屬於無政黨偏好之一群，至於參與團體變數在一九九二年亦喪失其影響力。

捌、結論

綜觀以上研究結果，本文發現婦女在民主價值取向方面，十年之間有相當明顯的變化，較相信平等主義，言論自由，重視政治結構之制衡，也較能接受多元化的言論。更重要的是，其變遷之幅度，與男性相較，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在政黨認同方面，婦女不再像過去一樣不具黨派傾向。唯一在十年之間未增加的是政治興趣。究其原因可能是政治興趣是此三種政治態度中較傾向於行為之層面 (behavioral component)，而態度與行為之間仍有距離存在。^⑩

由於整個大環境的影響，包括婦女運動發展以及政治民主化，我們看到的是婦女不分年齡、職業、教育程度、婚姻地位、以及是否參與社團，在民主態度和政黨認同方面，皆有長足變化。此結論否定了政治社會化學者對於成年人態度形成，便難於改變的看法。換言之，在環境影響之下，婦女政治態度亦隨之而變遷，證明了她們並非冥頑不靈，食古不化之一群，因此 scarcity hypothesis 較適合解釋此種變遷。

不過在政治興趣方面，則社會化假設較為適合，唯有年輕的婦女群體，在十年間政治興趣有所提升，而年齡較大之婦女之政治興趣，並未因婦女運動之發展或民主化而有所提昇。

若我們更深入地分析，可以發現婦女間政治態度仍存在若干差異。儘管每一類別之婦女之民主政治態度皆有明顯變化，但是由於她們過去被教育之結果，使得女性間因年齡和教育仍有顯著差距，即使是控制了其他變數，亦是如此。教育是影響民主價值取向最重要的變數，教育程度越高者，民主價值取向愈高；反之，則愈低。更重要的是，教育因素之影響力，越來越大，顯現社會化之作用仍存在。同時，若要提高婦女之民主價值取向，教育的提升是當務之急。

在控制其他變數之下，已婚婦女在政治興趣和政黨偏好強度，反而較未婚婦女提高，此可能是受到先生之影響。但已婚婦女在制衡權、自由權及多元權等民主價值取向卻低於未婚女性，特別是在自由權取向，白領階級女性在一九八三年時，其制衡權

註^⑩ Stuart Oskamp, *op. cit.*

、自由權及政黨偏好強度皆高過於家庭主婦，即使是控制教育和年齡等變數。然而白領階級之優勢在十年之後的優勢不再，表示家庭主婦逐漸在成長，然而藍領階級之劣勢凸顯，顯然勞力工作與缺乏閒暇使得缺乏資源之藍領階級接受民主價值取向之速度較緩慢，對政治之興趣亦較欠缺。至於婦女是否參與團體之影響力相當小。

儘管女性在態度上之變遷，然而男女仍有差距，本文探討的偏向於社會化和母性角色限制之影響，政治結構加諸於婦女之限制，並未在本文探討之列。法律上對婦女之不平等，婦女議題未能進入公共政策領域，提名制度對婦女不利影響等等，皆可能影響婦女之政治態度與參與。□

附錄一

政治興趣與關切量表：

1. 你是否關心這次選舉的結果？

民主價值取向量表：

A. 平等權

1. 像民選的議員或民選的官員（鄉鎮長或縣、市長等），最好由有錢的人出任。
2. 女性應以不參加政治活動為佳。

B. 自由權

1. 大家的想法如不一致，社會就會紛亂。
2. 一種意見能否在社會流傳，應由政府決定。

C. 制衡權

1. 政府如時常受到議會的牽制，就不可能有大作爲了。
2. 法官在審判影響治安的重大案件時，應該接受行政機關的意見。

D. 多元權

1. 在一個地方（社區）上，如果東一個團體，西一個團體，就會雜亂紛擾，影響到地方的秩序與和諧。
2. 一個國家如果政黨太多，會導致政治混亂（1983），政黨競爭有礙政治安定。

